



我的母亲

■刘海燕

在我的印象中，母亲总是家里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。父亲常年奔波，而操持家务，孝敬老人，教育孩子的责任自然落在母亲肩上。

母亲是家中的长女，勤劳而自立。她口中没有闲话，很少串门。我年幼时，家人的衣服、鞋子大多是母亲买来布料，剪裁自做的。母亲做的衣服样式拙朴，但穿上活动起来方便舒适。除地里的庄稼外，时令的瓜果蔬菜母亲都会种些。正是母亲的精心打理，即使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時候，我家也不至缺乏。

母亲善良而乐于分享，她有裁剪的手艺，很多人常送来布料或改裁大孩子的衣服，母亲一般不推辞，量尺寸的时候常说：“笨工子活，不嫌好歹，过几天来拿吧。”自家种的果蔬或父亲捎回来什么稀罕吃的，母亲常会安排我和弟弟在傍晚时候送出去答谢顾念过我们的人家。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依然美美的，提着的那只白蜡条编的篮子装满父母的

委托与丰收的喜悦。

父母都很孝敬，也时时想着、等待着彼此的父母，也许正因如此，老人们都很满足，没有争竞之心。外婆家离我家近，父亲每每寄回来的物什三位老人都会有份（爷爷走得较早）。寄回来的钱除了我们学费、家庭开支外，农活忙完母亲常想办法改善生活，鱼肥美乱刺少部分、鸡肉肥嫩部分多盛给老人。开饭的时候老人过意不去，免他们让来让去，我和弟弟常常端着饭出去，算着他们吃完才回来。那些年物质不太丰富，守着母亲的那段时光，就是这样看她家里、地里、外婆家三点一线地来去，一日三餐分享着她的爱。

那时自己还未成家，有假期便匆匆奔回家，为母亲分担家务，帮忙准备适合老人口味的饭菜，洗衣晒被，帮他们洗脚洗头发，陪他们说话，亲历母亲的不易、辛劳。奶奶总说母亲太累了，身体发了。看着母亲，内心说不出的疼。

历事总总，母亲的孝行方圆几里传为佳话，也赢得了父亲兄妹对她的敬重。母亲却说：“父母的养育之恩做儿女的再孝也报不完。而你们奶奶，体贴我的辛苦，不计较我有时急躁，到老都不肯吃闲饭，不愿给人添麻烦，有她在是我们全家的福分。”

母亲宽厚谦让，不计较。父亲兄妹八个，脾气性情各不相同，母亲妯娌五个，加上十几个小辈儿，这样的大家庭难免有个言差语错、误解摩擦。涉及我家，母亲总是甘愿让步，从不争曲直长短。难道她没对过，总错着？然而事过了，嫌隙、纷扰烟消云散了，母亲又似乎是对的了。

人生何其幸，让我拥有这样的母亲，与爱与孝，接物待人，给我可效法的榜样。人生何其幸，让我在还拥有时候学会珍惜与感恩，让我不因懵懂而漠视、挥霍，让我还来得及握在手心呵护、回馈，让此生不虚度，不留白。



怀念母亲

■郑华

“带些樱桃回家吧！”妈妈将刚从树上摘下的红樱桃递给我，又摘别的水果去了。我高兴地接过东西，抬头，母亲竟不见了，我急得大哭。醒来时，两行泪已经顺着眼角流至枕巾。

母亲一生生育了八个儿女，我是她最小的女儿，41岁才有的我。我出生时差一点要了她的命，但是，她对我的疼爱是最多的。听父亲讲，由于母亲年龄大，奶水不足，我老是将她的乳汁吸干。孩子嗷嗷待哺，母亲心里是何等难受，更何况是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很少讲过去的苦日子。每每谈起往事，她总是淡淡地说：“过去都苦！”沉默片刻后，又笑着说：“我和你爸的好日子在后头呢！”

的确如母亲所讲，我们姊妹几个成家后，姐姐哥哥都很孝顺。每次见到两位老人，他们满脸都写着幸福和安详。

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

辞树。得知母亲病危后，我连夜搭火车赶回了家。刚进家门，就听见姐姐喊：“看，妈眼睛睁开了！最宝贝的女儿回来了！”妈妈无力地躺在床上，脸色黄白，但双眼却很亮，我的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春节过后我临走时，母亲为我特意做了50个芝麻千层饼，那是她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做好的。我原以为母亲身体好转了，这时才知道她是强撑着的。

母亲去世的前两天，我陪她在医院里输血。她倚靠在我的怀里，轻声说：“我舍不得你们呀！”我的泪一下子就流出来，说：“你会好的！去年你那样不好过，不是都挺过来了吗？”话音刚落，我看到母亲的腿脚抽动，面部抽搐。我用手掰开她的牙齿，将手指塞进她紧咬的牙关。一番抢救，母亲醒了过来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的手疼吧？我那会儿太难受了，我不知道啥了。”我的心难受极了。醒来时母亲清醒异常，她要回家。回到家那天中午，母亲



就闭上了双眼。

母亲走了，再也见不到她站在门口等我回家，再也吃不到她为我特做而让姐姐们嫉妒的千层饼，再也不能尽孝了。我常祈求上苍怜悯，让我在梦中与母亲相见。

世上有种爱，最无私，向你倾尽所有；最纯洁，是那么的自然、真诚，不掺半点瑕疵；最宽容，容纳你的喜怒哀乐，哪怕是你的极端错误。这就是母爱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吧。



白发亲娘

■李自强

黎明时分，朦胧中从睡梦中醒来，仿佛看见窗外站着母亲。就如年少时身在故乡那个漾满亲情与温暖、洒满阳光的农家小院，母亲站在窗外，轻轻唤我起床的情景。

我知道这只是幻觉，母亲已经离开我十五年了。

母亲生养了我们姊妹八人，艰辛可想而知。听姐说，小时候闹饥荒，母亲忍饥挨饿省下每一粒粮食给我们。幼时的我因患病整夜啼哭，母亲抱着我整晚在屋内转，哄呀逗啊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母亲映在泥墙上晃动的身影整整陪伴我五年。

母亲整日劳作，下地回来顾不上歇息，为我们做饭。晚上洗刷净，已是月上柳梢头，母亲才能坐下喘口气，但手里还是不闲着，或缝补衣裳或纳鞋底。到县城上班后，我每天骑车在城乡间奔波，早出晚归，披星戴月。天未亮，母亲就为我做好了早饭。每天下班到家，大多已是夜幕低垂，繁星满天。多少次，

老远就瞧见母亲在院外倚门盼儿归。

那年，我工作转正需要用钱，可当时母亲看病也需要钱。遭受病痛折磨的母亲，挣扎着从床上起来，拿出准备看病的一百元钱给了我。

十五年前的那天，当我接到消息赶到家时，爱我疼我的母亲已经溘然长逝。母亲临终前没有看一眼她的儿子，目光里该是多么不舍和依恋啊。

“妈，我在外打工，没能回家帮你。”“孩子，妈不怨你，只要你平平安安。”想起电视连续剧《民工》中二元回家为母亲奔丧，在火车上恍惚看到母亲，与母亲的一番对白，我体会了天下母亲的心。孩子的平安健康才是母亲的最大心愿。

又见母亲，恰逢我生日的前夜，是惦念儿子的母亲回来看我了。

我跪下来，深深地俯下身，亲



母亲

■赵惠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”上小学时就学过《游子吟》，当时只觉得朗朗上口，对诗的意思并不十分了解。长大以后离开父母到外地打拼，再看到这首诗，就会想到仍独自在家辛苦劳作的母亲，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
我的母亲在家过着辛苦的农家生活，一生吃苦耐劳，一手把我们姊妹四人养大。父亲常年在外，家里耕种的土地虽然不多，可也全部摊到母亲的身上。母亲任劳任怨，身体消瘦，很多时候腰不能直起。我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，都远离家乡在外工作，每年春秋两季收获和播种季节，家里帮手少，母亲怕影响我们的工作，也怕我们受罪，就坚持不让我们回家。我总是不能忘记母亲起早贪黑独自到田间做活的情景，她总是希望用自己有限的劳动让全家过上还算宽裕

的生活。

母亲的上进心永远感染着我。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很早就起来为我准备好上学的用品，包括饭菜。总在天还漆黑的时候就催我上学，她教我“早了三光，晚了三慌”的道理。

参加工作有了收入后，总想让母亲享受一下，可她却一如从前，老是在电话里告诫我，要照顾好自己，不用挂念她。真要她离开家到我这儿住上几天，她又不肯了，想来是怕我花钱吧。母亲就是这么平凡而普通的女人，总是把温情无限大地留给孩子。

母亲是个开朗的人，她总是教导我要尊敬人，与人为善，我每做一件好事，母亲总是夸赞不已。

正是在母亲的劝导下，我脚下有了一条越走越宽广的道路。虽然在这条路上，有时要经受很多磨难，我知道人生不是一首单调的歌，它的旋律不都是欢乐，但我无怨无悔。母爱相伴能让我们改变，以强者的姿态微笑着面对生活。我在母亲指引的道路上越走越顺畅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 稿：梁祖文

11.西乡县魏营魏凤楼家。

魏凤楼回到家，家还是当年的老样子。贤妻孝子迎上前去互相问候。他屁股还没坐热，一辆乌黑的小轿车就开过来。

第一个走出车门的是张岚峰的

情报处长兼交际处长杨树勋。

魏凤禧将其迎进堂屋。

魏凤楼腿脚不便，还没站起，就被急步走上来的杨树勋搀扶起来。

杨树勋：老将军别动，我来伺候你，你坐你坐。

魏凤楼：杨先生从哪儿来？

杨树勋：魏司令，我从商丘来，是张岚峰司令派我来专程看望你老人

家的。

杨树勋说着从腰里掏出礼单和一书信函，双手献上。

魏凤楼：哦，三块金砖，这礼物可不轻啊！张岚峰这些年混陡了，前天接他信函一件。今天处长大驾光临寒舍，不知何事？

杨树勋：我常听张司令说，当年在西北军你当营长，他当排长，是你推选他上日本留的学，张司令可感谢老将军哩！

魏凤楼：这些不提了，此一时彼一时。

杨树勋：是呀，人这一辈子，谁也说不清啥命。如今老将军虎落平阳，

张司令放心不下，怕你在乡下身体受不了，想请你出山，共谋大事！

魏凤楼：岚峰的信我看了（他用手拍拍信函）。我已经想了，谁也不跟，解甲归田。（他顿了顿）我老魏从三三年就抗日，腾霄不干，俺俩尿不到一个壶里。这道不同，可是不相为谋哇！

杨树勋：既然老将军不答应，在下就此告辞！

魏凤楼也不阻拦，站起来就要送人：杨处长送来的东西，能留下的我都留下，只是这金子我不能收。这东西我用不着，这村东头我还有几亩薄地，发黄水时没上水，多少撒点籽，薄厚收一点，能吃饱肚皮就中！

杨树勋（无可奈何地啧啧嘴）：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真是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佩服佩服！

12.魏凤楼家庭院。

门前二十来米处，一顶四人抬的轿子停下来。轿帘掀开，一个戴礼帽、穿长衫、手拄文明棍的瘦高条走出轿门，和魏凤楼、魏凤禧、杨树勋正打个照面。

字幕：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蔡洁臣。

13.魏凤楼家。

魏凤楼：我家离开封二百多里地，你是国民党河南魁首，来到我这草窝里看我，我只觉着屋小官大装不下，再说咱俩同庚，真是太辛苦你啦！

蔡洁臣：哪里哪里，同朝奉君。在河南，国民党内忘了谁也忘不了你呀！建亭兄，我可是代表上峰来拜见你的呀！

魏凤楼：担当不起，担当不起！喝茶喝茶！

蔡洁臣：建亭啊，我知道你好喝茶，这次来拜会，我还真给你带几斤刚采摘的信阳黑龙潭的上等毛尖哩！

魏凤楼：洁臣兄所言极是。咱俩也不是认识一时半会儿了。洁臣兄此来有话直说。

蔡洁臣：我跟你一样，也是个竹筒子倒豆子的人，明说吧！自将军兵败广武、延津，我就一直为兄游说，我三下南京，陈立夫、蒋委员长、冯玉祥将军，我都去拜见了，总算给你谋到一个河南剿共第一纵队司令之职，有番号，地盘从郑州以南到信阳，东西从永城到禹州，还有一个整编师的军饷。后勤保障跟中央军一样，保你不吃亏，咋样？

蔡洁臣说着站起身，从腰里掏出一张盖有国防部大印的空头委任状，摆在魏凤楼的面前。

蔡洁臣补充：只要你愿意，我就就填名，算数！

魏凤楼不动声色：洁臣哪，你可不知道我老魏咋想哩！我这一辈子打十七岁跟冯大帅，到跟老蒋抗日三上三下，我算看透啦，只要我不死，我是谁也不跟了！守着三亩薄地，多少打

点粮食，饿不着就中了！

蔡洁臣：建亭兄啊，眼下还是以党国利益为重。

他伸手把委任状从魏凤楼面前拉过来，还没等魏凤楼站起来，手疾眼快已经写好了一个“魏”字。

魏凤楼生气：洁臣，你别胡弄！我也没同意，你这是弄啥哩！

蔡洁臣怕撕烂了委任状，无奈地松开手：你这个老魏呀，硬是一头倔驴！

魏凤楼没好气：洁臣哪，一家不知一家受的啥气。二十八年七月，我接了魏立煌的编，三十三年九月，部队开到山西的中条山跟小日本开战，日本不到三万兵马对汤恩伯的二十多万大军，就这打不过人家，撤了，叫我魏凤楼断后。我呢，拐着瘸腿，硬是顶了三天。我的洁臣兄，五千人只带回四百人！这不说，半年前，日本人发动河南战役，日军出动六万人，蒋鼎文、胡宗南出动二十万人守黄河，只打了一半夜，胡宗南就跑回西安了，又是叫我带队打掩护。这可好，我稀里糊涂地被日本鬼子捆到太原，我的部队全打散了，洁臣兄，这不明摆着借日本人的手坑我老蒋吗？我这一辈子算是看透了他老蒋，你说一百个不重样，我也不能再跟他了！

蔡洁臣：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。建亭啊，你多保重，我告辞了！

(77)待续